

冰心

儿童图书奖

获奖作品



似曾相识的冬季

王孝谦◎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似曾相识的冬季

王孝谦◎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似曾相识的冬季 / 王孝谦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3. 6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ISBN 978-7-5028-4261-1

I. ①似…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4959 号

地震版 XM3038

似曾相识的冬季

王孝谦 著

责任编辑: 范静泊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一版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223 千字

印张: 15

书号: ISBN 978-7-5028-4261-1/I (4950)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市长与村妇	(1)
徐记发店	(3)
富顺香辣酱传奇	(6)
永远的标记	(9)
所 长	(11)
排名不分先后	(14)
导 厕	(16)
厕 读	(19)
厕所问题	(22)
换 位	(25)
喊 厕	(27)
恋 厕	(30)
夹 尿	(33)
公厕私营	(35)
二伯的酒瓶	(38)
八戒“下海”	(42)
悟空应聘	(44)
寻找沙僧	(47)
直捣野人谷	(50)
大实话	(55)
痴 圣	(58)
丧 痴	(60)

干 部	(62)
家 痴	(64)
仕 痴	(66)
痴人李良的生存状态	(69)
陈二免入城	(73)
此处可能有掌声	(76)
有只苍蝇在唱歌	(78)
考 察	(80)
危 房	(82)
乡 长	(84)
创卫成果	(87)
看一个人走过和一篇小说的形成	(89)
大师手书	(92)
丢 荒	(94)
徐局的手机	(96)
喝 茶	(99)
一杯茶水	(103)
婚姻保险公司	(108)
梁师傅的手艺	(111)
基层干部	(114)
接 生	(118)
老党员	(122)
礼 物	(125)
路的咏叹	(127)
培 养	(130)
秘书的尴尬	(133)
三岔路口那块田	(137)
身边的两个女人	(139)

神秘短信	(143)
特殊的感谢	(147)
小偷与神奇的新药	(150)
一把废钥匙	(152)
遭遇街头	(155)
行走的老人	(159)
才子清官	(162)
卖 书	(165)
不知不觉	(168)
盐	(171)
谦 让	(174)
六目棋	(175)
似曾相识的冬季	(178)
穿校服的小商贩	(180)
征婚广告刊出之后	(182)
变 形	(185)
人 生	(187)
椅子之谜	(189)
典 型	(191)
检 查	(193)
一只棕色小药瓶	(194)
少时邻居	(196)
生活舞台	(199)
酒醉心明白	(201)
镜 子	(203)
山 妹	(205)
怪 病	(207)
三个人的空间	(209)

寻找角度	(211)
亮阳台	(213)
嘴 形	(215)
推选名誉村长	(218)
2012 年的钱	(222)
消失的村庄	(225)
关于抽水马桶坐垫的持久战	(229)

市长与村妇

章刚应该算是最后一批回城的知青了，而平因为把一生交给了一位村姑，便回不了城了。

章刚离村前，对土地已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最后一次锄了自己的责任田后，便将地交给一位叫惠的村姑。那天惠来了，平也在场，就算是交接仪式。章刚挑水，惠浇了一遍庄稼。

章刚如今是一市之长了，虽是县级市，市长管的就不仅仅是土地了。章刚这几天心情一直不爽，政府常务会开了三次专门研究市区新修一条街道的方案，对修 24 米还是 38 米宽争论不休，章刚也举棋不定。他有土地情结，倾向于修 24 米，减少土地浪费，况且目前本市最宽的街道也只有 18 米，新的主干道增加 6 米已经够宽了。可是好几位政府组成人员倾向修宽一点，以免过几年又拓宽，那是更大的浪费，况且周围城市新城街道都比较宽阔，很是气派，那才像城市。

章刚一直没作最后表态，他一遍遍提醒自己要考虑全面一点，不能做让子孙埋怨的事。

星期天，章刚想散散心，便叫了司机，一个人回到了插队的地方。他找到平时，才知道这小子自己办了个小企业当起了厂长。一阵闲侃之后，章刚想到了惠，平说惠总不愿意离开那片地，让她来厂子做工也不愿意，她就在那片地上种葡萄种蔬菜，她丈夫外出打工一年没几天在家里，但总

不见惠家有什么收入的迹象。

章刚就决定亲自去看看惠。

惠正在纳鞋底，惠抬起头的当儿，鱼尾纹很明显地跳动了几下，略显灰暗的眼睛掩不住惊喜，之后就有些泛红，但没有泪滴。

章刚坐在竹椅上沉默了好一阵。他没想到惠还生活得这么清苦。他看见惠的两个孩子穿着旧衣裤，但很整洁。惠很不好意思地说她没响应计划生育超生了一个，市长不会怪罪吧。章刚听来觉得惠似在开玩笑，但惠说完之后就背过脸去了。

章刚提出去看看那片地，惠很受感动，脸上闪出一圈红晕，说了声你还记得呀？又背过脸去，这回好像有泪溢出。章刚隐隐地觉得惠有些异样，便想起了他做知青时惠对他的种种照顾。

从那片葡萄园回来，两个孩子已换了新衣服。

章刚继续看那两个孩子，大的十二三岁，是女孩，小的10岁左右，男孩。两个孩子都穿着千层底的布鞋，鞋长长的与脚极不相称。裤子也长了一大截，都挽了几圈裹在脚踝上。衣服也长大宽松，看着就像穿的是大人的衣服。章刚就问惠怎么给孩子穿的总不合身，这不是浪费吗？惠拉过小儿子扯扯袖子随意地说，娃儿们还要长的嘛，没钱的人家就想让娃儿们一件衣服多穿些日子。

章刚全身一颤。

星期一上班，章刚当机立断，在拓宽新街的方案上签了字，并在宽度的空格处填上了“50米”的字样。

一年之后，一条宽敞大街的两旁一幢幢设计新颖的楼房正迅速往上生长。因为各地投资者从这条大道上看出了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和魄力，纷纷拥了来。

章刚因为大胆修了这条与省城规格相当的大街并由此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被列为有远见有开拓精神的改革者，受到上级表彰。

又一个双休日到来之前，章刚买了两大包东西，并和爱人约好，一同到他插过队的地方去吃葡萄。

徐记发店

日本空军首次轰炸富顺县城的那年秋天，县城小南门外开了家剃头铺。铺面两米见方，活页木板门，关时8块木板一拼，里外均可上杠加锁，开时，横下两块门板搭于门侧，便坐上一溜的人闲聊待剃。

师傅姓徐，排行老二，城西林家湾人，其父正在西门帮人剃头时被日本飞机炸死了。徐二年方二十，得家父亲授，技高于平常辈，脸又暖人，生意极好。

徐二剃头从不问顾客取何发式，他自会依人定夺，总也相宜。特别是他玩的修面一技，令人叫绝。刮须刀被他细长的手指夹了，在人面部轻点鸳鸯，刃部着面麻酥酥感觉随至，然后小指一翘，刮须刀木质尾部在敏感部位轻轻一点，让人的舒服感觉顿入高潮，紧接着又重复这过程，使人一直处于麻木舒服状态。末了，徐二转至背后右手巧巧地拈了剃须刀，左手攥住顾客衣领往下一拉或往外一挪，那刀便自颈项处一气儿轻弹跳跃直下于背心，让人从头到脚一遍麻木。反复几遭下来，坐者虚汗直冒口里却连称安逸，此技人称“鸳鸯戏水”，逗得人心里颤颤的痒，那刀刃如巧手弹琴，在皮肉上滑行却不伤毫发，分寸掌握极佳。有同行偷学，却屡发流血事件，终无人学成，这招便自成徐二绝活。

冲这绝活来得最勤的要数屠户金三，这金三方头大耳，年近三十，孑身一人，最大的享受就是卖肉赚得几个钱，隔几日找徐二舞一回“鸳鸯戏

水”。其头发剃得极短，无从再剃，主要是图个享受。金三入座，徐二轻弹几刀，金三便昏昏欲睡，片刻则闻鼾声。徐二也不叫醒，金三睡去头无力，自由偏去，徐二也就转腕将就，旁人窃笑，徐二仍做得极为认真。金三享受够了总给双倍价钱。

远近几十里要图个享受的一滩人都来候轮子求徐二给点舒服。一日，一大块头入座，身后跟了两个保镖。徐二知道这大块头是个人物，便愈投入，大块头满意地赏了徐二两块大洋，笑哈哈去了。

富顺城 1949 年 12 月 5 日解放后，徐二仍开剃头铺，据说第一任县长戎潘曾两次进过徐二的剃头铺呢。金三那时新娶了老婆，仍是隔几日来光顾一次剃头铺。1950 年代末，徐二扩大门面，挂出了“徐记发店”的招牌，生意愈发红火。此时徐二已得一子，取名徐富。金三的小儿子已在街面上乱跑了，金三仍是隔几日光顾一次“徐记发店”。

忽一日，富顺城标语遮天，大字报贴到了“徐记发店”的牌牌上。徐二被揪了出来，列出两条罪状，其一时刻不忘走资本主义道路，连给儿子取名也沾了资产阶级的铜臭味；其二曾与匪首方大头过往甚密，亡我之心不死。徐二对第二条罪状莫名其妙，对方进一步提醒，徐二才想起 10 多年前来铺子剃头的那个大块头原来就是土匪头子。徐二拒不交代罪行，受了许多皮肉之苦，并交由某组织管制劳动。

“徐记发店”被彻底摧毁。金三断了习惯，成天闷闷不乐，蓄发不剃，久之长发披肩，极是糟心。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徐二才又寻了门面挂牌营业。徐二此时已垂垂老矣，手已止不住颤颤，技艺大不如前。大批旧顾客慕名而来，场面也能维持。金三已一头白发，徐二重新开张的第一个顾客就是金三，金三似久旱逢甘霖，提一串鞭炮放过之后，足足在转椅上坐了一个小时仍不起来。

徐二手把手教儿子徐富学绝技接他的班。此时富顺城新潮发廊比比皆是，徐二仍坚持传统理发，偶有年轻女客误入，徐二便指指隔壁的新潮发廊。徐富进步不大，认为父亲理的发式早已过时，自己理发吹头也入新潮

发廊。徐二暗自叹息。

“徐记发店”生意日益清淡。

一日，金三入座，恰逢徐二病在家中，徐富操刀上阵，一愣神便在金三脸上划了一刀，金三捂着脸去探望徐二，两个老朋友互相叹息。

徐二久治不愈，金三旧习难改。金三想起脸上那一刀心就发怵。金三便踱入新潮发廊一试。

那发廊由两位小姐支撑，装饰华贵，室内幽香四散。金三入座，就有柔柔的手牵了他至陶瓷洗发缸前，那柔柔的手伴着温温的水在他的头上交替摩挲，金三感觉到自上而下一阵麻木，起一层鸡皮疙瘩。头浴末了，小姐让他躺在软软的皮床上，轻轻地为他按摩头部，又时不时喷出些怪异香味，金三如坠梦境，差一点睡去。

金三走在街上，街人都说金三爷这刻怎的年轻了许多？金三摸摸头发，整齐地往后梳了，就有种轻飘飘又温温柔柔的感觉密密地布满了头额。

金三去看徐二，顺便提了一句，新潮发廊那些女娃子弄得人好不舒服哟！

金三再次从新潮发廊出来的时候，头发由白转青了，一街的人都诧异。

没多久，“徐记发店”卸下板子关了门。

富顺香辣酱传奇

四川因四大江而得名，四江之一的沱江在下游的富顺县拐了个弯，不是向东而是向西流去，流出一片片品质独特的金黄大豆。1000多年前，如母乳般的豆浆与井盐之乡的卤水巧妙结合孕育出了无与伦比的介于豆腐脑和豆腐之间的富顺豆花。《富顺县志》载：“城北古刹罗浮洞，和尚酷爱豆花，白嫩鲜美，以待施主，慕为佳肴。”50年前，有张记豆花店主，缘和尚技法，潜心豆花“点”法及蘸水配方研究，创为名食，蜚声巴蜀。外地客人来富顺必吃豆花，上级领导检查工作后最高兴的也是吃豆花，人们感叹：到富顺不吃豆花，等于没来富顺。

数10年来，县外、省外仿效者众，皆不如意。有客人便叹：富顺豆花只能偶尝不可常有。女人说：像昙花。男人说：似艳遇。

县城不大，鼎盛时期开过78家豆花店，各有味色，互不相扰，蘸水配方尤为机密，失之自灭。“小刘豆花”、“李二豆花”、“雷三豆花”家家都生意火爆，但唯“富顺豆花店”要排队候座。

店堂摆下大小29张桌子，人声如潮，日日如是。店堂左角有张桌子靠墙，其上摆了碗筷杯碟之类，占去大半桌面，只留一方桌椅可坐人。

一老翁独占那方桌沿，背对门庭街市，旁若无人，每天太阳还未起床他便赶在其他客人来之前进店，太阳睡了他才离去，也不与人打招呼，日日如是。

老翁戴和尚帽，须髯垂胸，皆白，皱纹满面，几星老年斑点缀其上，

背微驼，手瘦长。清晨入店，携一竹篮找准那位儿坐了，要了两碗豆花、一只蘸水碟儿，慢悠悠依次排开。他又慢腾腾掀开竹篮盖面的报纸，取出小酒瓶、圆柱形玻璃小酒杯，咂咂嘴，用一张小纸片细擦杯儿、长柄铝勺、楠竹筷子，手颤颤地将汤勺、筷儿依在碟沿上，又摸索着从竹篮内取出味精、辣椒粉、花椒、胡椒、芝麻粉及其他不知名儿的汁水、粉末儿之类，轻轻抖一点儿入碟儿，搅搅。旁人奇怪，那蘸水碟儿远近闻名，够味儿的了，还嫌味淡？

他舀一汤勺甜汤入口，漱几下举头吞了，又用汤勺舀一勺豆花入空碗内，用筷儿轻点了蘸水涂在豆花上，入口闭眼，细品，再浅啜一口白酒，回味无穷。

店主姓张，对老翁极是照顾，端茶送水递毛巾，下午客少时还坐于旁与老翁闲聊。豆花店一般午饭后就关门，主要卖早、中两餐，这老翁曾在其他几个豆花店去试过，到了下午均遭驱赶，一店的人不可能为一个没啥油水的老翁白白守一下午吧。张姓店主家就在这店铺里面，加之看到这老翁就似看到他死去的父亲，父亲一心向佛，无心找钱，得病后无钱医治惨死家中。老翁绝少说话，出言则极为精妙。那一日店主问：“老伯，您老怎么有如此闲心？”老翁捋捋长须，闭目微言，声若起于幽谷，久久绕梁：“老衲在品着岁月……”

又一日，店主问：“老伯，您品出什么了吗？”老翁捋捋长须，闭目微言，声若起于幽谷，久久绕梁：“无中生有……”言毕启目，光芒映人。店主不懂其言，正在纳闷，顿感神清气爽，紫雾缠身，恍惚中那老翁离座飘去，瞬间即逝。

店主猛醒，脚下生风追出，见那老翁已至城中小西湖尾，店主追至西湖尾，那老翁已无踪影，只见在废弃多年的古罗浮洞上空一团紫雾飘落。

时近黄昏，店主如在梦中，静立良久，迟迟不走。突有声起幽谷：“留心餐桌，照方抓药，定成正果！”

店主忙反身回跑，出一身热汗，进店踢了门槛，“咣当”一声扑地。店主翻身坐起，却在床上，原来是做了个梦。遂从里屋推门入店堂，细瞄，果

有蝇头小楷刻于那老翁常坐的小桌，其上排了各种调料及数十种中药名称。店主如获至宝，遂照方抓药，认真配制蘸水，果然味美无比。于是，半年之后他便开一小作坊专事豆花蘸水生产，并入瓶送县外，味鲜如在富顺，遂直呼为“富顺香辣酱”。不久又申请注册登记办起一厂，产品供不应求，当年便获全国旅游食品金奖。

那老翁托梦给张姓店主之后一直没再来品过豆花。店主将那小桌用黄纱包了供在内室，日日上香。

接着便有四五家仿效办厂，后又建起香辣酱集团公司，成为富顺支柱产业之一，每年贡献税收近千万元。

政府找到张姓店主，说他贡献特大，有什么要求政府将尽量满足。他只提一言：“重修古罗浮洞，作为旅游胜地开发。”

说这话时是1984年，政府没有表态。之后有人却把张姓店主得的荣誉证书、奖牌之类全拿走了，说他搞封建迷信活动。他曾一度消沉，豆花店也让给别人开去了，但对那张神桌却一直秘密地供奉着。

1993年7月17日《四川日报》在“天府旅游”栏载文称：“唐代著名佛教寺庙资国寺重要组成部分的富顺古罗浮洞在几开几停之后终于重见天日，紫气常绕……”据说，古罗浮洞僧人曾找过张姓店主把那张神品餐桌捐存洞中，作为镇寺之宝严加保护，但张姓店主生死不从。

古罗浮洞游人如织，四季如常。游人在品尝了“龙水豆花”之后，多要买两盒软包装的礼品香辣酱回去，或馈赠亲友，或旅途开味。据介绍，富顺香辣酱由古罗浮洞内天然矿泉水调制而成，食用后神清气爽，胃口大开，百病离身。

“富顺香辣酱”传人张姓店主却不知去向。据说，一外商原出巨资购他那张神品餐桌，那晚他酒后兴奋地揭开黄纱，小桌面却平整如新，无任何字迹。

后来，有人在峨眉山某寺庙见过张姓店主，面善者问其名他却已不知自己姓氏，其额头上蹲了九重戒疤，逢人便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阿弥陀佛，无中生有……有中生无也……”

永远的标记

平是个兵，上岛快3年了，没见过女的上岛来。这天，他换岗回到宿舍便捧着迟到的杂志久久凝视封面女明星，看着看着眼前就浮现出了另一张虚幻缥缈的美丽面孔，心里异常躁动。没有女朋友，所以他向往的那张面孔自己也不知姓甚名谁。

副排长一把抢去了那本杂志，另外几名战友也围上来争着一睹“明星”芳容。平一时有些性急，仿佛自己的心被人抢去了，便跳过去抢夺那杂志，“明星”被七八双手撕扯得七零八碎。大家一阵沉默，叹息一遍。平鼓着眼睛，瞪了副排长一眼，提了枪冲出哨所。平提早把班长换了下来，平站在岗哨上，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只有涛声，海上连一只鸟也没有。

一天，岛上破天荒热闹起来，某军政治部文工团莅临小岛，特为边防战士举行专场慰问演出。歌舞团有十多位女演员，个个似杂志上的女明星，其中一位高挑、细腰、丰臀的女演员好像就是那位被战士们撕碎了的“封面女明星”。战士们兴奋得手舞足蹈，女演员们要在岛上待两天两夜，战士们虽有很多理所当然的欣赏机会，但仍不愿放弃这期间任何一次窥视。

平一直注意着那位“封面女明星”。女明星围着哨所转了两圈，显得很焦躁，好像在寻找什么。女明星悄悄溜出哨所，走进乱石岗，她望望周

围，发现草丛中、石堆后总有眼睛盯着她，便又无奈地往哨所走，动作僵直，脸涨得通红，显得很痛苦的样子。

平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她。平这时鼓足勇气迎着“女明星”，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问：“同志，您找……什么？”

女明星的脸愈加红透了，轻声答：“我在找厕所，这儿怎么没有厕所？”

平一愣，怎么会没有厕所？平不是天天都在这蹲吗？又一想，也是，岛上没有来过女人，自然没必要有女厕所，而唯一的厕所不仅无标记也无门。遇到这样的问题，平也想不出办法。

女明星将这事反映给带她们来的文工团团长，团长找到平的顶头上司副排长，副排长又安排平找纸笔来写了“女厕”贴在墙上。这请示汇报安排部署落实的复杂程序其实在几分钟内就完成了。平乐意做这事，很快那厕所内便传出了女演员们的欢声笑语，女明星出来时便特意向平很感激很妩媚地笑了笑。

唯一的厕所变成了“女厕”，战士们便往野外跑，而随文工团来的几位白面书生却不愿在光天化日之下野撒，也要求入厕所，享受同等待遇。有一小子实在熬不住了，一下子冲进厕所，却见一妙龄女演员正在努力，随即一声惊呼，那小子吓得仰八叉，这事件闹得全岛沸沸扬扬。

这难题真难解。

平与女明星又碰了一面。平便回住处找来一颗大铁钉钉在厕所外墙上，退去那“女厕”一纸。于是，当女明星入厕时就将女军帽挂在钉子上，平入厕时又将男军帽挂在钉子上。男人、女人均如此仿效，秩序井然。

战士们觉得好开心。平也觉得这日子好滋润，像过年。文工团离岛时，只有女明星没戴军帽，更显得风采照人。

岛上的日子突然间又寡淡下来，战士们都蔫蔫的一如往日。

两天之后，那厕所的铁钉上突然又挂上了一顶女兵帽……

那顶女兵帽悬在墙上，一直没人取走，成了岛上一处特殊的风景……